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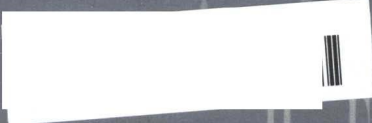
П А В Н Л Т О В Н И Ч
Ч Е Х О В



契诃夫小说全集

4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И Т О О В
Ч Е Х О В

契诃夫小说全集



〔俄〕契诃夫著 汝龙译

4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契诃夫小说全集 第4卷 / [俄]契诃夫著;汝龙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0.6
ISBN 7-5327-2398-4

I.契... II.①契...②汝... III.短篇小说-作品集-俄罗斯-近代 IV.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21081 号

А. П. ЧЕХОВ
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
Т. III—IV

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
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1 年版本译出

契诃夫小说全集
第四卷
汝龙译

世纪出版集团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2.375 插页 3 字数 382,000

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.001—4,000 册

ISBN 7-5327-2398-4/I·1395

定价: 21.00 元

契诃夫小说全集

4

目次

一八八五年

- 淹死的人 一场小戏 / 3
闲人 / 7
家长 / 12
村长 一场小戏 / 16
死尸 / 21
妇女的幸运 / 26
厨娘出嫁 / 30
墙 / 35
福利演出场散戏以后 一场小戏 / 38
临近结婚季节 摘自一个媒人的笔记簿 / 43
普通教育 牙医学的最新结论 / 45
普利希别耶夫军士 / 49
两个记者 一个未必可靠的故事 / 53
变态心理 一场小戏 / 57
在异乡 / 62
雄火鸡 一场小误会 / 66
睡意蒙眬 / 70
治疗酒狂症的单方 / 74
低音提琴和长笛 一场小戏 / 80
有意结婚者指南 密件 / 85
尼诺琪卡 爱情故事 / 89
贵重的狗 / 94
作家 / 97
钢琴乐师 / 101
过火 / 106
失业 / 110



А Н Т О Н

十年或十五年以后的婚姻 / 115
 老年 / 118
 哀伤 / 123
 唉，公众啊！ / 128
 孺头 一场小戏 / 132
 纯朴无瑕 故事 / 139
 纸包不住火 / 145
 愤世嫉俗者 / 149
 MARI D'ELLE / 153
 长沙发底下的剧团经理
 后台的故事 / 159
 梦景 圣诞节故事 / 163
 惊叹号 圣诞节故事 / 168
 镜子 / 173

一八八六年

新年的大苦大难 / 181
 艺术 / 184
 墓园之夜 圣诞节故事 / 190
 功败垂成 / 194
 初出茅庐 故事 / 196
 孩子们 / 202

发现 / 207
 苦恼 / 211
 审判前夜 被告的故事 / 217
 风波 / 223
 醉汉同清醒的魔鬼的谈话 / 230
 演员之死 / 232
 安灵祭 / 238
 愚蠢的法国人 / 243
 安纽达 / 247
 祸福无常 谢肉节的布道题材 / 251
 大人物 / 253
 伊凡·玛特威伊奇 / 257
 巫婆 / 262
 毒 / 273
 没有结局的故事 一场小戏 / 278
 捉弄 / 286
 阿加菲雅 / 290
 我同邮政局长的谈话 / 300
 狼 / 304
 到巴黎去！ / 311
 在春天 / 317
 公文成堆 档案调查 / 322
 噩梦 / 325
 在河上 春季小景 / 337
 格利沙 / 343
 爱情 / 346

题解 / 353

П А В Л И Ч

Ч Е Х О В



一八八五年



淹死的人

一场小戏

这儿有条通航的大河，堤岸上很乱，这在夏季的中午是常见的。有些小船正忙于装货和卸货。人们的咒骂声和轮船的放汽声不停地响着。

“特儿利……特儿利……”起重机的滑车不住地哀叫。

空中弥漫着干鱼和焦油的气味。……“谢尔科彼尔”^①轮船公司的职员在河岸上坐着，等候发货的商人，不料这时候走过来一个身材矮小的人，面容极其憔悴而浮肿，穿着破旧的上衣和打过补丁的花条裤子。他头上戴着褪色的帽子，帽檐有点脱落，原先安帽章的地方如今只剩下一个圆斑。他的领结从衣领上滑下来，游移不定地停在脖子上。……

“商人先生 vivat^②！”这个人用沙哑的声音说，把手举到帽檐上敬礼。“Живьо^③！您，老板，想看一下淹死的人吗？”

“哪儿有淹死的人？”职员问。

“实际上淹死的人并不存在，不过我可以给您表演一下。我往水里一跳，您面前就出现一个落水的人失足淹死的情景！这个画面与其说可悲，不如说含有喜剧的性质，因而大有讽刺的味道呢。……请您允许我，商人先生，表演一下！”

“我不是商人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……Mille Pardons^④。……如今商人也穿普通的便服，因而连挪亚^⑤都分不清洁净的和不清净的了。不过既然您是知识分子，那就更好。……我们就可以互相了解了。……我也出身贵族。……我是个尉官的儿子，先前经人举荐，做过十四品文官^⑥。……好吧，my lord^⑦，一个表演艺术家愿意为您出力。……我纵身往水里一跳，您面前就出现一幅画面了。”

“用不着，谢谢您。……”

“如果有物质方面的考虑在惊扰您，那么我要赶紧让您放心。……我



向您收的费用不贵。……穿着皮靴淹死,是两卢布,而不穿皮靴,只要一卢布就成。……”

“可是为什么要有这种差别呢?”

“因为皮靴是人的装束最贵重的部分,要把皮靴晾干非常困难。Ergo^①,您允许我有个赚钱的机会吗?”

“不,我不是商人,我不喜欢这种强烈的刺激。……”

“嗯。……依我看来,您大概还不了解这件事的实质。……您认为我会给您表演一种粗野鄙俗的场面,其实我的表演除了幽默讽刺以外,什么也不会有。……您不过添一次微笑的机会罢了。……要知道,看别人穿着衣服游水,在波浪里挣扎,那是很逗笑的!再者……您也就给了我一个赚钱的机会。”

“不过,您与其扮演淹死的人,不如干正事的好。”

“正事。……什么正事呢?好差事,人家不会给我做,因为我有饮酒的嗜好,再者,要谋到那种差事,非有人奔走说情不可,先生。至于普通的粗活,我尊贵的身分又不容许我承担。”

“您不要去管您尊贵的身分吧。”

“怎么叫不要去管呢?”那个人问,骄傲地昂起头,微笑着。“如果一只鸟了解自己是鸟,那么一个高贵的人怎能不了解自己的身分呢?我虽然穷,穿得破烂,成了乞丐,然而我是骄傲的。……我为我的血统骄傲!”

“然而这种骄傲并没有妨碍您穿着衣服下水。……”

“我很惭愧!您的话里含有一部分沉痛的真理。一眼就可以看出来,您是个有教养的人!不过,您向罪人扔石头以前,先要听听他讲的话。……不错,我们这类人确实有许多忘记自己的尊严,容许那些无知无识的商人往他们头上涂芥末酱,或者在澡堂里把自己周身涂上煤烟,扮演

① 这个名字可意译为“拙劣作家”。

② 拉丁语:万岁。

③ 塞尔维亚语:敬礼。

④ 法语:十分抱歉。

⑤ 按照基督教传说,神吩咐挪亚在洪水泛滥时期登上方舟避难时“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上七公七母,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”,见《旧约·创世记》。

⑥ 帝俄时代品级最低的文官。

⑦ 英语:我的先生。

⑧ 拉丁语:那末。

魔鬼,或者穿上女人衣服,干出不体面的事,可是我……我决不干这种事!不管商人给我多少钱,我也不容许人家往我头上涂芥末酱和别的哪怕是上流的东西。至于扮演淹死的人,我却看不出有什么丢脸的地方。……水固然是湿的,然而干干净净。在水里游来游去不会沾上一身脏,而且正好相反,倒越发干净了。连医学也不反对这样做。……可是,如果您不同意,那我可以减价。……好吧,我穿着皮靴,只收一卢布就是。……”

“不,用不着。……”

“那是为什么,先生?”

“用不着,就是这么回事。……”

“您该看看我怎样呛水。……这条河,上上下下,再也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善于表演淹死。……如果医师先生们亲眼看见我怎样表演死人,他们就会推崇我。……好吧,我只收您六十戈比就是!俗语说得好:开张贵于金钱。……换了别人,就是给我三卢布,我也不干,可我从您的脸容看出来您是位好先生。……对有学问的人,我收费便宜点。……”

“请您别缠住我!”

“遵命!……这随您的便吧,只是您不该不同意。……下一次您就是肯出十卢布,也找不着人来表演淹死了。……”

那个人在岸坡上找了个比职员坐的位置高一点的地方坐下,大声喘着气,开始在口袋里翻寻什么东西。……

“嗯……见鬼……”他嘟哝说。……“我的烟到哪儿去了?大概我把它忘在码头上了。……刚才我同一个军官谈政治,争吵起来,在火头上把我的烟盒不知塞到哪儿去了。……目前英国政府正改组。……那些人也真是怪!对不起,先生,您给我一支烟吧!”

职员递给那个人一支烟。这时候,职员等待的发货商人在岸上出现了。这个人就跳起来,把那支烟藏在袖子里,一只手举到帽檐上行礼。

“Vivat,老板!”他声音沙哑地说。“Живьё!”

“啊啊……是您呀!”职员对商人说。“您叫人等那么久!您不在这儿,这家伙把我折磨得好苦!他硬要我看他的表演!他要我出六十戈比看他表演淹死的人。……”

“六十戈比?哼,老兄,你也太贪心了,”商人说。“至多值二十五戈比。昨天有三十个人在河里给我们表演船舶遇难,一共才要五卢布,可是你……你呀!要六十戈比!这么办,给你三十戈比!”



那个人鼓起腮帮子，鄙夷地冷笑。

“三十戈比。……如今一棵白菜也要值这点钱，您却要看淹死的人。……这也太过分了。……”

“好，那就算了。……我没有工夫跟你讲价钱。……”

“那就这么办吧，好歹也算是开个张。……只是您不要对别的商人说我要价这么便宜。”

那个人就脱掉皮靴，皱起眉头，扬起下巴，往河水那边走去，笨拙地纵身一跃。……跟着就响起了沉重的身体落进水里的响声。……那个人浮在水面上，可笑地挥动胳膊，摆动两条腿，脸上极力做出害怕的样子。……可是害怕的样子没有做成，却露出了冷得发颤的样子。……

“快淹死！淹死！”商人叫道。“别再游泳，淹死吧！……”

那个人眯着眼睛，张开两条胳膊，连头一齐钻进水里去了！整个表演也就到此结束。那个人“淹死”以后，从河水里爬出来，收到三十戈比，浑身湿透，冻得瑟瑟地抖，顺着河岸继续走他的路。

闲 人

阿历克塞·费多罗维奇·沃斯美尔金领着硕士，也就是到他家来做客的弟弟，走遍他的庄园，让他的弟弟看一看他的家业。这两个人刚刚吃过早饭，略微带点酒意。

“这个，我的兄弟，是铁作坊……”沃斯美尔金解释说。“在这个架子上给马钉马掌。……还有这个地方，我的兄弟，是澡堂。……澡堂里放着一张长沙发，那底下有些雌火鸡扣在粗箩里，在孵小鸡。……我一瞧见这张长沙发，马上就会想起许许多多快活事。……这个澡堂只到冬天才烧热。……兄弟，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东西！只有俄国人才能发明这样的澡堂！只要在上铺躺一个钟头，那种舒服劲儿就比意大利人或者德国人一百年享受到的还要多。……你躺在那儿就像在地狱的大火里一样，同时阿芙多嘉拿着桦条帚^①不住地拍打你……劈啪……劈啪。……过一忽儿你就起来，喝点凉的克瓦斯^②，于是又劈啪……劈啪。……后来你从上边爬下来，全身发红，像个恶魔。……喏，这儿是下房。……我那些雇工就住在这儿。……进去看一下好吗？”

地主和硕士弯下腰走进一间破屋，房架歪歪斜斜，四壁没有粉刷过，房顶向下塌陷，窗子破碎。他们一走进去，就闻到热汤的气味。下房里的人正在吃饭。……农民和农妇围着长方形的桌子坐着，用大汤匙舀豌豆粥吃。他们见到两位老爷，就停住咀嚼，站起来。

“这就是他们，我的佣人……”沃斯美尔金对吃饭的人扫了一眼，开口说。“面包和盐^③，伙计们！”

他们纷纷答话，声音嘈杂。

“这就是他们！这就是俄罗斯，我的兄弟！真正的俄罗斯！最优秀的民族！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！那些德国或者法国畜生，求主饶恕我这么说，哪能跟他们比？跟我们的民族相比，一切民族都是蠢猪，虫豸！”

“得了，别这么说……”硕士含糊地说着，点起雪茄烟，想使空气干净一点。“各民族都有各自过去的历史……都有各自的未来。……”

“你是西欧派^①！难道你了解我们的民族吗？令人遗憾的正是这一点：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，外国那一套倒都研究透了，本国的情形却不想知道！你们看不起它，疏远它！我读过一篇文章，我同意作者的观点：知识分子已经腐败，如果还能在什么人身上找到理想的话，也只能在他们身上，在这些懒汉身上找到。……比方就拿菲尔卡来说吧。……”

沃斯美尔金走到牧人菲尔卡跟前，摇了摇他的肩膀。菲尔卡笑了笑，发出“嗬嗬”的声音。……

“比方就拿这个菲尔卡来说。……喂，傻瓜，你笑什么？我是认真说话，你却笑。……比方就拿这个蠢货来说。……你看一看，硕士！这两个肩膀有多宽！这个大胸脯活像一头象！这个身子你推都推不动，该死的！他身上包藏着多少精神力量！包藏着多少精神力量啊！这种力量抵得上你们十个知识分子。……你要敢冲敢闯，菲尔卡！要头脑清醒！打定了主意就寸步不让！抓住了不放！要是有人对你说了什么话，引你走上邪路，那你就啐口唾沫，不要听他的。……你比他们有力量，比他们高明！我们得学你的榜样！”

“我们仁慈的老爷！”稳重的马车夫安契普眯巴着眼睛说。“难道他能领会这些吗？难道他能明白老爷的恩情？你，笨蛋，应当跪下，吻他老人家的手才是。……我们仁慈的老爷！像菲尔卡这样的人简直坏透了，您尚且饶恕他；那末，要是一个人不灌酒，不胡闹，他可就不是在地上过日子，而是进天堂了……求上帝保佑人人都能这样才好。……您又有赏又有罚。”

“你听！这话一针见血！他是森林的长老^②！听明白了吗，硕士？‘又有赏又有罚。……’话虽简单，思想却正确！……我佩服，兄弟！你相信不？我要向他们学习！我要向他们学习呀！”

“这话说得实在……”安契普说。

① 蒸汽浴的用具，拍打身体借以发汗。

② 俄国的一种清凉饮料。

③ 俄罗斯的民间问候词，意为“愿你们加餐”。

④ 当时俄国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潮，主张俄国按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。其对立面是斯拉夫派，主张俄国独特的发展道路，其代表人物多为旧贵族。本文的地主显然以斯拉夫派自居。

⑤ 引自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诗句：“这森林的长老（指一棵老树）活得比我这无人关怀的一生长久，比我的祖先还要活得长久。”——俄文本编者注

“什么话实在?”

“关于学习呗,老爷。……”

“什么学习?你胡说些什么?”

“我讲的就是您的话……关于学习。……您就因为什么学问都懂,才是老爷。……我们都是睁眼睛!我们瞧见一块招牌上写着字,可那都是什么字,那些字都是什么意思,我们就不懂。……我们多半得靠鼻子去闻,才能明白。……要是那儿有白酒的味道,那儿就是酒店,要是焦油的味道呢,就是杂货铺了。……”

“硕士,如何?你说怎么样?什么样的人民?不管他说什么,总是含有深意;不管说句什么话,都是深刻的真理!安契普的头脑,兄弟,是真理之家!你再看看杜尼雅霞^①!杜尼雅霞,到这儿来!”

喂牲口的女工杜尼雅霞,脸上有雀斑,生着狮子鼻,这时候羞羞答答,手指甲在桌子上抠抠挖挖。

“杜尼雅霞,我叫你过来!傻娘们儿,你害什么臊?我们又不会吃掉你!”

杜尼雅霞就从桌边走过来,在东家面前站住。

“你看她怎么样?浑身是力量!你在那边,在彼得堡,见到过这样的女人吗?你们那边都是些火柴棍儿,血管加骨头,可是这一个,你看看,鲜血加牛奶!朴实,高大!你看看她的笑容,她脸上的红晕!这一切都是天然生成,都是真实,不加雕琢,跟你们那边大不一样哟!可是你嘴里塞满了什么东西?”

杜尼雅霞嚼了几下,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。……

“你,我的兄弟,再看一下她结实的肩膀,她结实的大腿!”沃斯美尔金继续说。“她用这对大拳头敲她情人的脊梁的时候,恐怕就会咚咚响,就像水在桶子里晃荡的声音。……怎么样,你还在跟安德留希卡勾勾搭搭吗?你给我小心,安德留希卡,我要给你点厉害瞧瞧。你笑吧,你笑吧。……硕士,啊?瞧她的身材,身材。……”

沃斯美尔金低下头去凑近硕士的耳朵悄悄说话。……佣人们笑起来。

“瞧瞧你,到底惹得人家笑你一场,没出息的娘们儿……”安契普带着

^① 即上文阿芙多嘉的爱称。

责备的神情瞧着杜尼雅霞,说。“怎么,你的脸涨得比大虾还要红?人家不会用这种话讲有出息的姑娘的。……”

“现在,硕士,你再看看柳勃卡^①!”沃斯美尔金接着说。“她是我们这儿头一流的领唱人。……你在那边,在你那些芬兰佬当中跑来跑去,搜集民间创作的成果。……不,你还是听听我们的人唱歌吧!让我们的人给你唱个歌,你准会听得流口水!来吧,伙计们!唱吧!柳勃卡,你来开个头!快点啊,这些猪猡!要听话!”

柳勃卡害羞地往拳头里咳嗽一声,然后用刺耳的沙哑声唱了起来。其余的人也合着她唱。……沃斯美尔金挥动两只手,开始眯巴眼睛,极力要在硕士脸上看到欣赏的神色,喉咙里咕咕地响。

硕士皱起眉头,抿紧嘴唇,带着深通此道的行家神情开始听唱。

“嗯,是啊……”他说。“这首歌的异文在基烈耶夫斯基^②的书里倒是有的,那就是第七册第三类第十一首歌。……嗯,是啊。……应当抄下来。……”

硕士从口袋里取出小本子,开始记录,眉头皱得越发紧了。……唱完一首歌后,“下人们”又开始唱另一首。……这时候,粥已经凉了,从炉子上取下的粥锅也已经不再冒热气了。

“唱得好!”沃斯美尔金说,用脚轻轻地打拍子。“唱得好!了不起!我佩服!”

要不是听差彼得走进下房来,报告主人说开饭了,那末这个局面多半要闹到跳舞为止。

“我们这些背叛民族的人,这些废物,居然敢认为自己高人一等,比别人强!”沃斯美尔金同他弟弟一起从下房走出来,带着哭音愤慨地说。“我们算是什么?我们是什么人?没有理想,没有学问,又不劳动。……你听见他们在放声大笑吗?这是他们在笑我们!……而且他们是对的!他们闻出虚伪来了!他们一千倍地正确,而且……而且……不过你看见杜尼雅霞没有?这个坏丫头!等着吧,我吃完饭就把她叫来。……”

吃饭的时候,两兄弟不住地谈论独特性、纯正、完善,骂他们自己,探讨“知识分子”这个词的含意。

① 女人的名字柳包美的爱称。

② 基烈耶夫斯基(1808—1856),俄国民俗学家,民歌搜集者。

饭后他们躺下睡觉。睡醒以后，他们走到门廊上，吩咐仆人送矿泉水来，然后又谈刚才所谈的那些话。……

“彼得！”沃斯美尔金对听差叫道。“你去把杜尼雅霞、柳勃卡和别的人叫到这儿来！你就说，要跳轮舞！叫她们快点来！你给我赶快去！”

家 长

这样的事照例是在打牌输了一大笔钱，或者喝多了酒而闹胃炎以后才发生的。斯捷潘·斯捷潘内奇·席林刚刚睡醒，心绪异乎寻常地阴郁。他的模样萎靡不振，无精打采，蓬头散发。他那灰白的脸上现出不满的神情，仿佛跟谁怄了气，或是有什么事惹得他厌恶似的。他慢腾腾地穿衣服，慢腾腾地喝维希矿泉水^①，然后开始在各处房间里走来走去。

“我倒想知道一下，究竟是哪个畜生在这儿走来走去却不关门？”他气愤地嘟哝着，把身上的家常长袍裹一裹紧，大声吐唾沫。“把这张纸收起来！为什么把它丢在这儿？我们养着二十个仆人，可是家里比小酒店还要乱。是谁在拉门铃？魔鬼把谁支使到我们这儿来了？”

“那是安菲萨老大娘，我们的费佳就是由她接生的，”他妻子回答说。

“老是跑到这儿来闲逛……这些寄生虫！”

“你这话就叫人不懂了，斯捷潘·斯捷潘内奇。她是你自己请来的，可是你又骂她。”

“我没骂人，我是在说话。你，小母亲，与其这么揣着手坐着，找碴儿吵架，不如干点正事好！我凭人格发誓，我不懂这些女人！我就是不懂！她们怎么能成天价什么事也不干，光是混日子？丈夫工作，辛苦得像条牛，像头牲口，可是妻子，生活的伴侣，却坐在那儿像个洋娃娃似的，什么事也不干，专等机会跟丈夫吵架来消愁解闷。现在，小母亲，也该丢开贵族女子中学女学生的习气了！你现在已经不是女学生，不是娇小姐，而是母亲，是妻子！你扭过脸去了？啊哈！沉痛的真理听着不自在吧？”

“奇怪，你只有在你肝脏出了毛病的时候才说出沉痛的真理。”

“对，你大吵大闹吧，大吵大闹吧。……”

“你昨天出城去了？或者你是在谁家里打牌？”

“就算这样，那又怎么样？谁管得着？莫非我得向什么人报告吗？莫非我输的不是我自己的钱？我花的钱和这个家里花的钱，统统是我的！听见了吗？统统是我的！”